

生活滋味

谁来决定吃什么

朱勤

前阵子，我读了美食作家陈宇慧写的《谁来决定吃什么》。刚看到书名，我就笑了。谁来决定吃什么？当然是自己想吃啥就吃啥呗。仔细一想，却不尽然：有时候，我们的餐桌还真不是由自己说了算。

在家庭里，吃什么除了要兼顾全家的胃口喜好，更为重要的是食材采购者的喜好。起初，我以为决定吃什么的人是家中厨房掌勺的。在我家，父亲负责掌勺，母亲负责采购食材。每到暮春初夏之交，我家要连续好几顿吃各种土豆菜肴。盐烤土豆、韭菜土豆块、土豆炖牛腩、土豆排骨汤、咸菜土豆豆瓣羹……即便我这个土豆爱好者，也吃得有些腻味了。我忍不住向父亲抱怨，他却笑说：“这事归你妈管。”

对此，母亲自有她的道理。她说如今正是新土豆最好吃的季节。错过了这拨就要等明年了。确实，一旦过了土豆季，我家餐桌上憨实的土豆会不见踪影。要是在隆冬，我提出想吃土豆，她准会一口拒绝——冬天的陈土豆会抽芽，入口并不安全。我若是反驳，说大棚里也有新鲜的土豆，她便嗤之以鼻：“大棚的？那味道可不行。”

母亲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时令蔬菜忠实拥趸。她对各种反季蔬菜一点儿也不感冒，讲究“不时不食”。在喜欢买时令菜这一点上，奶奶跟母亲高度统一。但奶奶买时令菜的原因是觉得量大实惠。她经历过物资紧张匮乏的年代，勤俭持家早已深入她的骨髓。要是碰上亲友家有菜畦，送来菜地里刚采摘的时令菜，往后几日的餐桌，便会时常出现这几道家常鲜蔬。

家中采购的蔬菜品类并不算丰富。母亲对于外来的新式蔬菜品种，接受度并不高。空心菜、红苋菜、西洋菜、秋葵等食材极少上我家的餐桌。我第一次吃蒜泥白灼空心菜，还是在餐馆外食的时候。

我家餐桌上，有时候也会有些本地不算常见的时蔬。这往往来自外地亲友的馈赠。每到春季，我们身上的冬衣才刚脱下，象山朋友家的黄泥拱就摆上了我家的菜板。刚出土的黄泥拱鲜嫩多汁。往往菜刀还没碰到里层的笋衣，笋就咔嚓一声裂开了。这样的笋做腌笃鲜可谓是一绝，米饭能吃吃上一碗。

三餐的延伸——饭后水果的选择，我家也是尽量秉持“应季”的原则。但对于水果的时令性，家人并不算敏感。除了春夏之交的杨梅、盛夏的西瓜、秋天的葡萄、冬天的橘子等常见的水果，其他水果，我实在不太能搞清上市的季节。有次买水果时，我忍不住跟店主吐露了几句疑惑。店主倒是传授了一个简单又有效的诀窍：水果店里大批量摆放，主力推销的往往就是最应季的水果了。

但即使是应季的水果也会有最佳赏味期。自从我单位搬迁后，单位不远是成片的果园。平常散步的间隙，我渐渐摸清了本地水果尝鲜的最佳时节。特别是露天种植的水果，往往周期很短，美味转瞬即逝。桑葚从上市到落季的黄金赏味期不过一周。要是想吃上本地的小樱桃，那一定要提前跟果农说好。稍微犹豫，就会错过一年的风味。枇杷季看似悠长，但往往吃完两篮清甜鲜果，枇杷已悄然落季。杨梅更是要看天吃果，要是碰上阴雨连绵的天气，那只能含泪吃口寡淡无味的泡水杨梅。

对于我们海边人家来讲，更为熟悉的是各类海鲜的时令。我平时不太上菜场买菜，却也能跟外地朋友侃上几句海鲜时令的心得。儿时我在乡土教材里读过不少渔谚：“春天黄鱼咕咕叫，要叫阿哥踏海潮”“三月三，黄螺爬上滩”“清明虾，立夏鳎，端午梅童鲜掉舌”……顺着渔谚记录的时令去吃海鲜，才是难以忘怀的舌尖盛宴。

如今野生黄鱼过于珍贵，但春天的大头梅童同样肉质鲜嫩。上锅清蒸，倒点鱼露就可上桌。要是能搭配点咸齏卤清蒸，鱼肉入口即化，鲜掉眉毛。暮春的傍晚，散着步去社区菜场门口东极人家开的水产铺里转上一圈。辣螺、黄螺、芝麻螺定会承包夜晚的餐桌。“三鲳四鳎”，土豆烧鲳鱼，既有来自土地的粉糯，又有独属大海的咸鲜，这是时令蔬菜和海鲜的绝妙搭配。虽然我有点嫌弃鳎鱼多刺，但要是三抱鳎鱼蒸蛋上桌，筷子忍不住会往这餐盘里伸去。

一日三餐，三餐四季，吃是头等大事。不管是由谁来决定吃什么，食材的新鲜和时令性最为重要。烟火人间，不过是“努力加餐饭”而已。

似水流年

漂洋过海去看你

朱勤

去盘峙岛已有很多次。每次去，都是为了去一栋花园洋房，并与房中的你见一面。

那是在环岛步行至岛的南面，在半岛船厂的斜对面。初次路过，我就被那梅红色地砖路、鹅黄色的屋顶以及俄罗斯式的大扇拱形玻璃窗吸引了。红色的地砖铺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一直抵达那扇刷着锃亮的防锈漆的铁门前。

我始终记得第一次叩响铁门的情景。你警惕地将门拉开条缝隙，用疑惑的眼神望着门外的我。我露出微笑，打着手势，尽量诚恳地让你相信我是被这幢漂亮和房子和美丽的小径吸引，想来拜会一下屋子的主人。

你听了这个理由后，脸上的表情是如此惊讶。但盘峙人好客，“既然你如此欣赏我的房子，那就请进来坐会吧。”然后你热情地将我让进门内。

进入院子，我才发现，那漂亮的俄式房子前面还有个漂亮的花园。园子里草叶青翠，花朵娇艳，一棵不算太高的树上还挂着尚未成熟的文旦。你感谢我对你设计的花园和洋房的欣赏，带我参观了园子后，引我步上三四级台阶，走入了那栋漂亮的俄式风格的房子内。

我已人到中年，但那时着蓝色牛仔长裤和白衬衣的我，让你误认为我还是个大学生。坐下来聊后，得知你长我十年，是盘峙岛土生土长的村民，儿子在外做船员，妻子已去世，平日里就你一人守着这漂亮的花园洋房。园子对面的马路旁还有几亩自留地。

心灵隽语

人到中年，患得患失

薛晓波

看到体检报告上有几个指标偏高，心里惴惴不安，似乎死神就在眼前。赶紧向懂医的朋友咨询，没想到朋友回了个哭脸，心情一下跌落谷底。再问才知，朋友对体检数据也是一知半解，哭脸表示爱莫能助。后来问了专业医生，才知道并无大碍。医生说：“五十出头，有几个非重要指标偏高，不必在意。”听了这话，才宽慰了许多。

人到中年，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了。看到体检指标就过度反应，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不见了，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人。不敢抽烟，不敢喝酒，不敢熬夜，保温杯不离手，时不时还要读一读养生文章，怕身上越来越脆弱的零部件经不起折腾，突然罢工歇业。

说实话，死倒是不怕，毕竟谁也逃避不了。活了半百，也不算太亏。可到了中年，身上的责任变大了。父母年事已高，日渐衰弱，需要照顾；孩子还在读书，需要陪伴。作为家里的中流砥柱，一旦倒下，家里的天就会塌下来。

患得患失的不止健康。孩子的学业，也是一桩。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，他的孩子读初二，成绩排在班级后三分之一，照这个趋势，连普通高中也困难。孩子很懂事，也很努力，每天晚上作业做到11点，早上5点又起床学习。为了提高成绩，朋友每门功课都请了一对一家教，忙得孩子直呼太累。为了孩子的成绩，他经常一宿一宿地睡不好觉，不到五十，头发都掉光了。

另一个朋友，愁的是父母的身体。母亲动不动就晕倒，像一颗定时炸弹，每次接到家里的电话，他都心惊肉跳。父亲老年痴呆，不是走失，就是大小便失禁，把他搞得焦头烂额。

除了身体和家庭，工作上的担忧也越来越多。随着九零后、零零后大量涌入职场，我



AI制图

们这些六零后、七零后在智力、体力方面的劣势开始显现，被取而代之的压力越来越严峻。

患得患失的中年，使得人衰老加速，谢了顶、白了发，少了份朝气，多了份暮气。

可愁归愁，日子还得过。前几天，我把体检报告收进抽屉，约了球友去打乒乓球。打了近一个小时，出了一身汗，心里反倒松快了些。我想，愁是没有用的。愁，不会让指标降下来，不会让孩子成绩变好，不会让父母返老还童。能做的，不过是该吃药吃药，该陪孩子陪孩子，该回家看父母就回家看看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好。